

## 欧盟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萨帕里·久尔吉

21世纪的经济危机对欧盟的团结提出了挑战。最初强大的向心力开始被新的、意想不到的离心力削弱。欧盟的未来会怎样？如何面对始料不及的挑战？欧盟内部最重要的分裂和拉动力量是处理大规模移民问题、围绕欧盟预算的辩论、缺乏统一的外交政策以及主权与联盟之间的问题。本文提出了这些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所有成员国都能接受的解决移民危机的方案，没有更加协调的预算和外交政策，没有明确和一致接受的解释来确保民族国家的主权，这些话题可能会成为一种分裂的、离心的力量，使未来几年难以推进欧洲一体化，但为了认识到最重要的任务，有必要讨论这些问题。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N14，F53，H61，H63，H77

关键词：欧盟；移民；欧盟预算；外交政策；主权

### 一、初始向心力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成为一片废墟。这场持续数年的战争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孤儿，饥饿的人们被迫离开家园、城市被炸毁。人们都渴望和平，这一集体目标是启动欧洲一体化的最重要的统一力量。尽管欧洲大陆又恢复了和平，但欧洲被划分为被迫接受苏联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东欧和不断强大、经济迅速发展的民主西欧。

在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的建议下，欧洲煤钢共同体于1951年成立。用舒曼的话来说，这不仅是为了难以想象再会发生战争，而且在现实也变得不可能，因为这样无法武装起来一场新的战争。这一以《舒曼宣言》而闻名的提案其开篇这样说：

“只有我们做出与威胁的威胁相称的创造性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一个组织良好、充满活力的欧洲能够为文明做出什么贡献，对于维持和平关系是绝对必要的。……建设欧洲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建立一个共同的结构来整合。需要具体的实施，但最重要的是建立实际的团结。欧洲国家的统一需要停止法国和德国之间数百年的对抗”<sup>1</sup>。

---

\*所发表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官方主张。

萨帕里·久尔吉（Szapáry György），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总顾问。电子邮箱：[szaparygy@mnb.hu](mailto:szaparygy@mnb.hu)

本文原文发表在《金融与经济评论》杂志匈牙利语版2021年12月号《我们的未来景象》专栏。<https://doi.org/10.33893/FER.20.4.118129>

<sup>1</sup>《舒曼宣言》全文可见欧盟网站：[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symbols/europe-day/schuman-declaration\\_hu](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about-eu/symbols/europe-day/schuman-declaration_hu)。（下载日期：2021年11月9日）

这就是建立、伴随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今天所取得成果的向心凝聚力的根源所在：四大自由，即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申根区和创造共同货币。然而，通往更紧密融合的道路也并非没有冲突。想想法国总统戴高乐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法国的“空位”政策，戴高乐抵制了理事会会议六个月，并反对进行围绕引入欧元的讨论。东扩“空位”政策之所以值得回顾，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重要话题，也是当今突出的离心因素之一：主权派与联盟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法国的抵制是为了阻止联盟派人倡议理事会以多数票做出决定。法国认为，重要议题的决定必须在理事会一致通过，这种做法今天仍然有效。然而，这个话题又回到了议程上，因为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想要改变这一点，其驱动力之一就是向东方扩张。稍后我将更详细地介绍这一点。

随着四大自由的保障和共同货币的引入，向心力主导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新的离心力出现了。正如基兰·克劳斯·帕特尔（Kiran Klaus Patel）（2021）指出的那样，让·莫内（Jean Monnet）已经谈到欧洲一体化如何通过曲折的迷宫向前推进，必须抓住每一次危机来强加进一步的一体化。过去的十五年不乏危机的发生。2007–2008年的重大金融危机和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使欧盟（现在有27个成员国，英国脱欧前有28个成员国）直到现在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浮出水面。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他的合著者（2021:312）在他们关于创造性破坏的书中也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未来。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加剧、气候变化引发的焦虑以及全球化问题的出现，似乎都在质疑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效率的信念。资本主义无疑是有弊端的，它会引发金融危机，它使工作机会不确定，它不能很好地解决收入不平等。据作者说，资本主义陷入了身份危机的交火之中。可以说欧盟也是这样。随着所承诺的繁荣变得不确定，与一体化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阻力加强，基于妥协的国际合作的存在理由受到质疑（Patel 2018:279）。

总的来说，最初的凝聚力、维护和平，几十年来已经被淡化了。对于今天的政治决策者和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举个例子，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出生于1977年，也就是二战结束32年后。顺便说一句，他是致力于加强欧盟的领导人，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这样，想想英国脱欧。

东扩本身也带来了新的维度。人们经常说欧盟为欧洲确保了70年和平，但在上亿人的耳中也响起了不同的声音，这些人的70年中有40年在苏联占领下遭受着痛苦，他们失去了能像西欧人一样的自由、民主建设和经济繁荣的可能性。前苏联卫星国的人民为自己在没有西方太多帮助的情况下自己赢得自由而感到自豪。此外，德国的统一最初也受到一些西欧国家的关注。那时还有一句“如此爱德国以至想要两个”的说法。相比之下，前社会主义国家热情地支持德国的统一——匈牙利在这方面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所说，匈牙利推倒了柏林墙的第一块砖头。在苏联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国家的人们知道，没有德国的统一和东欧国家融入欧盟，欧洲就没有持久的和平。

许多作者在讨论欧洲身份的问题，仅举一些最近的出版物，这就有毛尔托尼·亚诺什（Martonyi János）（2018）、特罗恰尼·斯洛（Trócsányi László）（2021）、蒂埃里·肖邦（Thierry Chopin）（2018）、乌古尔·泰克纳（Uğur Tekiner）（2020）和扬尼克·萨博尔齐（Janik Szabolcs）（2021）等。“共同身份”问题是思考的核心，即欧洲共同身份如何与民族身份相匹配和协调，以及如何界定后者。随着一体化进程和扩张浪潮的影响，对欧洲身份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当这个联盟一开始仅由六个创始成员国组成时，他们对此的看法有所不同，而今天，在包括27个成员国的欧盟中，他们对此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在建立时期，欧洲身份问题几乎不涉及政治层面的决策者，民间社会对此问题也不是特别兴奋，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一体化的步骤上，“欧洲性”没有作为辩论的主题，也没有质疑民族认同。向南北扩大已经把这个问题放在了中心，这体现在所计划的欧洲宪法的失败和围绕里斯本条约的辩论中。向东方的扩张，与西方分离了40年的国家的融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就是离心力出现的原因。特罗恰尼（2021）提醒说，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作为欧洲人，我们仍然各不相同。

## 二，离心力的出现

今天大部分分裂欧盟的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述危机带来的困境：不同的增长和失业率决定了预算需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加剧了社会紧张和不满，以及不同的卫生系统和人口的健康状况影响了疫情的处理及其流程。在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危机的影响被放大，再加上战争环境，引发了大规模移民潮。所有这些事情都在欧盟内部引发了分裂力量，这些力量在本质上是多层面的，跨越了传统的东西方或南北对立。我想提请注意四个拉力：移民、预算政策、外交政策和主权。

### 2.1. 移民

非法大规模移民是当今最严重的分裂因素之一。不同的历史经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殖民国家对接收远方移民的态度是由几个世纪的经验塑造的。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有殖民地：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这些国家有条件了解他们殖民地的居民和他们的文化。移民主要来自前殖民地，首先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他们已经会说殖民国家的语言，然后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人们有时间适应定居者的存在。此外，许多来自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移民或其后代在商业、体育、音乐、文学等方面都获得了接收国的认可，甚至在政治上也达到了很高的领导地位。今天，随着过去十年大规模移民的开始，这一过程也并非没有紧张。然而，曾经拥有殖民地的国家采取了更加“包容”的立场，除了历史经验，或许殖民者的责任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相比之下，中东欧国家没有殖民史，他们的人口没有和远道而来的移民混在一起，他们没有逐渐了解完全不同的文化的经验，但他们突然不得

不面对越过或是打算突破他们的边界的庞大的移民群体。当然，他们抵制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仅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开始修建边境围栏。这造成了欧盟大家庭的分裂，因为移民想去的较富裕的殖民国家正在提倡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强制分配移民。围栏实际上保护了较富裕的西欧国家。有海岸线的国家也在推动分配，因为在海上截留移民比在陆上更困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也更加不宜。陆路更安全，因此受到移民的青睐。因此，处理大规模移民问题也形成了一种离心力，这种离心力植根于历史经验的不同性质，同时也更是出于西欧和东欧国家生活水平的差异。由于战争和非洲大陆气候变化造成的大面积干旱，大量难民踏上通向欧洲边境的道路上。难民问题将成为未来许多年欧盟政治辩论中的一个突出的分歧话题。欧洲似乎富裕而脆弱，这使得我们的大陆对来自较贫穷国家的移民具有吸引力。

## 2.2. 预算政策

失业率和预算回旋余地的巨大差异使欧盟的凝聚力变得紧张及面临威胁。欧元区的平均失业率为8%，但例如希腊和西班牙则有16%<sup>2</su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2007年共有6个国家的公共债务显著超过了占GDP60%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而预测在2021年将有14个国家超过这一水平。但是，这里也有很大的不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是GDP的100%，但恰恰是在那些失业率高的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公共债务大大超过了情况，比如希腊为200%<sup>3</su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共同的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统一货币政策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并没有，有的只是财政规则，且大多数人没有遵循。在相关规则中很容易找到例外情况，参考不同情况以及多年来一直处于过度赤字程序的国家免除罚款。这些规则的可能更改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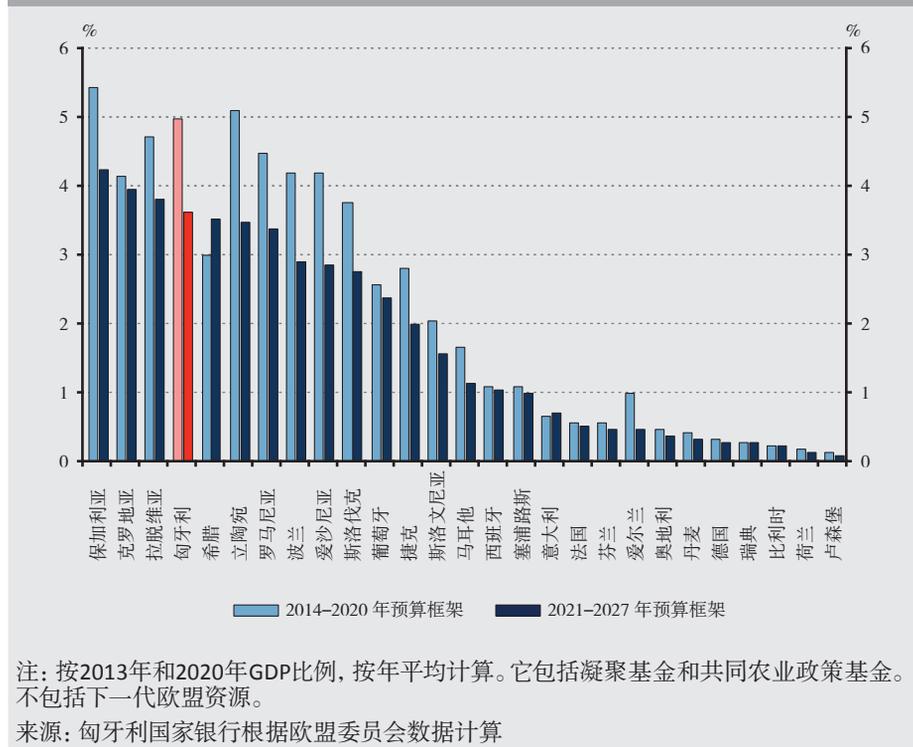
如果有一个财政联盟，这个财政联盟的建立暂时可以被归类为乌托邦，那么自动稳定器可以部分解决失业率差异带来的问题，并且可以缓解不可避免的紧缩措施，因为这将为实施反周期财政政策提供空间。但是，需要“拐杖”和外部帮助。在这里可以看到另一个离心力在起作用，南北利益冲突再次浮出水面，其明显标志是“小气四国”（奥地利、荷兰、瑞典、丹麦）的需求和成功。以不需退还的支持资金为代价增加贷款比例将欧洲复苏计划——“下一代”（Next Generation）的欧盟资金提供给受益国。这清楚地表明，未来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将继续伴随欧盟的一体化努力。这阻碍或减缓了加强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措施，例如建立欧洲银行存款保险体系或补充银行处置基金，因为较富裕的国家，尤其是德国，担心它们将不得不为弥补其他国家银行的损失。较富裕的国家强调降低风险，而其他国家则希望雾化风险。虽然复苏基金具有再分配的作用，如果按比例将更多的资金流向受疫情影响更大的国家，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会导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加剧。

<sup>2</sup> 2021年预测数据。

<sup>3</sup> 2021年预测数据。

最初的提议是将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中的5000亿欧元作为不需退还的福利发放给符合条件的成员国，2500亿欧元作为贷款发放。“小气四国”设法将这一比例改为3900-3600亿欧元，与最初的提议相比，这是一个显着的变化。新的情况是，成员国共同为欧盟委员会将从市场借款的7500亿欧元（按2018年价格）贷款提供担保。按照目前的价格，匈牙利有权从“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获得不需退还的86亿欧元<sup>4</sup>和97亿欧元贷款。从欧盟的2021-2027年七年预算框架来看，由于英国脱欧其已经小于之前的七年框架，提供给匈牙利凝聚力基金的金额将减少（图1），因为确定凝聚力资源的公式变化有利于那些较贫困地区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有几个贫困地区的成员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匈牙利的平均水平。

图1 2014-2020年和2021-2027年欧盟预算框架的补贴（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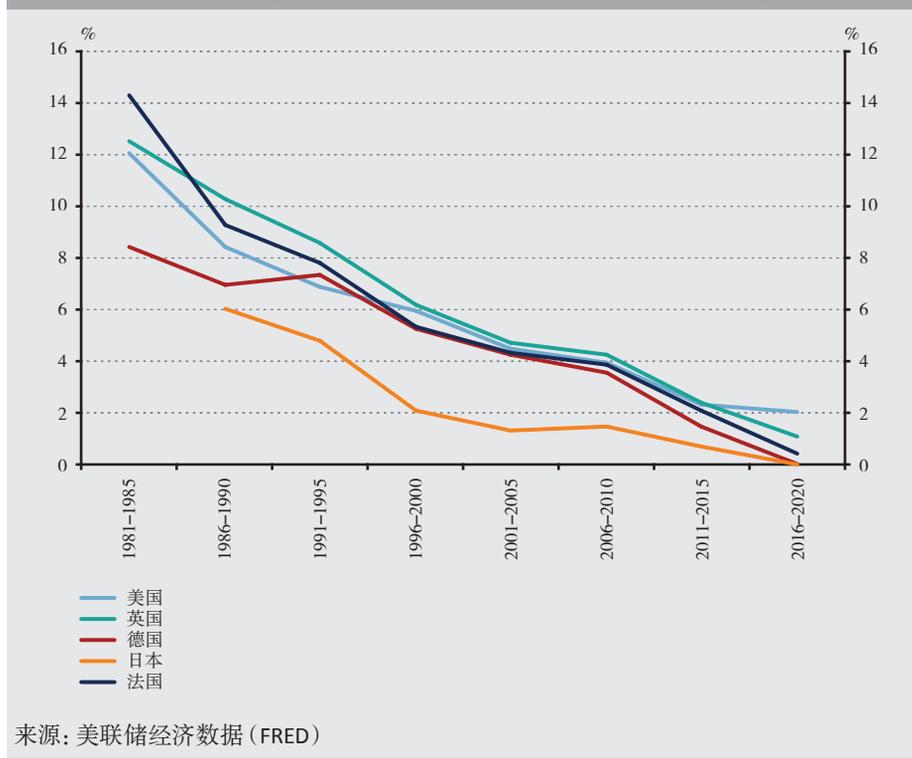


预算支出是必要的，而且今后也仍然是必要的。当然，这导致公共债务激增。在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中（例如，Blanchard 2019），这种观点开始传播，即公共债务在发达国家不再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因为由于结构性原因，可以观察到长达数十年的趋势，即长期名义公共债券的利率正在

<sup>4</sup> 72亿欧元来自复苏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RRF），14亿欧元来自其他基金。匈牙利国家银行根据欧盟委员会数据计算。

下降（图2）。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悲观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GDP增长也将超过这一低利率趋势，因此公共债务将自行消失（Szapáry – Hardi 2021）。

图2 十年期政府债券名义收益率（1981–2020年，五年平均，百分比）



从数学上讲，这是一个真实的陈述，但可以假设，所观察到的趋势未来一直持续下去将是危险的。如果对一个国家偿付能力的信心受到动摇，利率的发展可能会偏离趋势，这正是因为高额公共债务或国际收支逆差。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引用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话，如果政府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财政强制不适用的仙境中，金融世界就会变得危险（Wyplosz 2019）。

### 2.3. 外交政策

在外交政策方面，欧盟对俄罗斯和中国存在分歧。随着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及在乌克兰东部进行的军事干预，俄罗斯发现自己面临着北约的对抗。因此，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得到成员国的一致支持。尽管如此，欧盟内部还是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接壤，他们可能比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着更痛苦的经历，他们期待欧盟采取强硬行动。这一立场在一些西方国家得到了坚定的认同。矛盾心理也是存在的，比如德国就相当支持投资北溪二号输油管道。但德国最近暂停了天然气运输许

可，但只是暂时的。匈牙利对俄罗斯采取更加细致入微的政策。我们经历过当大国在我们头顶上冲突时，我们就是受苦的小民。此外，我们的天然气供应也依赖俄罗斯，同时我们正在寻找来源多样化。匈牙利基于相互尊重的逻辑发展对俄政策。这也导致一些西欧政客认为匈牙利是普京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这种说法，类似于对大规模移民的态度，只会激化东西方矛盾并加强将它们分开的力量。

欧盟对中国有正当的不满。贸易和投资缺乏互惠，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处理不力，引起了欧盟委员会和一些较大西欧成员国的严厉批评。中东欧国家正在努力充分利用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的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中国的“一带一路”和“16+1”（立陶宛于不久前退出）倡议受到西方欧盟成员国的怀疑，这表明前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嵌入欧洲。随着与更多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投资、科学和文化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这种观念可能会加强。考虑到中国与西欧之间的贸易额和投资活动远远超过东欧国家，西欧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中也表现出分裂的态度。

#### 2.4. 主权

主权与联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在戴高乐时代，这已经是至关重要的了。英国脱欧也受到这一主题的推动，“全球化英国”（Global Britain）设想全面恢复主权。可以说，这是最显着的离心力，它就像一座休眠的火山，偶尔会爆发到地表，用它的熔岩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其影响很难提前估计。如今，波兰和匈牙利的法治状况令人不安。两国都声称，欧盟希望通过其机构就成员国尚未授权给欧盟的问题做出决定。案例包括大规模移民——这将改变人口的文化和宗教构成，另外还有对家庭的保护的问题。目前尚不清楚最终结果会是什么，但值得在这里稍作停顿。尽管过去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都主张宪法身份的不可侵犯性，并就欧洲法律对成员国法律制度的无条件和无限优先性提出异议，但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东方和西方可以再次感受到。欧洲东半部的一些地区担心布鲁塞尔越来越多地参与成员国认为是其内部事务的话题，并且在他们看来，这些话题并未转移到欧盟的权限范围内，这个问题上有多个原因。一方面，东欧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是在联盟建立时在场，没有参与围绕它的讨论，他们只能在里斯本条约诞生时在场，但这个条约并不是没有先前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统治下的糟糕经历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最终，欧盟成员国承诺的快速繁荣并没有实现，这也可能增加了反对布鲁塞尔的情绪。尽管大多数东欧人民看到了他们在欧盟的未来，但这些感受无法通过统计来衡量，但它们会影响政治家的思想。当这样的言论让一位有影响力的西方政治家向一些东欧国家表示欧盟不是自动取款机或必须让匈牙利屈服时，这也无助于东西方合作。众所周知，这些言论大多是针对政客自己的民众，但这些言论值得重新提炼，因为它们指向了一个重要的离心因素，即东欧国家可以而且必须受到教育。

如果新成员国不被视为平等，就不会有强大、统一的欧盟。没有成员国及其公民的同意，就不可能实现更加紧密的欧洲（ever closer Europe）。人们过去常说差异中的统一，但差异并不总是被善意地理解或接受。一个民族不仅生活在其语言中，而且还生活在其历史和文化中。东欧人的课表中包

括西欧历史知识。我个人的经验是，在西方，他们对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等国的历史和人口构成知之甚少。

联盟结构或基于主权民族国家的结构是否是更紧密、更团结的民主欧洲一体化的最佳途径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在我看来，民族国家不会威胁到这一努力。相反，20世纪的欧洲解放战争和对共产独裁的反对表明，强大的欧洲民族国家是迄今为止发明的最好的单位和社会体，它可以创造信任和为保护自由而牺牲的意愿和民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抵抗军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波兰士兵英勇牺牲，因为法国人和波兰人忠于自己的国家。在1956年革命和自由斗争中奋起的人们也以匈牙利爱国者的身份为国家的独立而奋斗。这些例子证明了国家认同的力量。只有强大且充满活力的发展中民族国家才能保证强大的欧盟。

### 三、之后要怎么办？

最重要和最流行的整合步骤已经在我们身后：单一市场、申根、共同货币。然而，仍需采取重要步骤来加强经济一体化和欧盟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以及为新挑战做好准备：银行业联盟建立完成、服务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在更现实的基础上协调欧元区内部的财政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应该致力于在研究和教育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而且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是如此。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明显下降，以及其战略注意力转向亚洲，只有一个强大、更具凝聚力的欧洲才能在新兴的世界新秩序中保持竞争力和影响力（Szapáry – Plósz 2019）。联盟重新渴望建立一支可快速部署的军队。尽管共同防务政策是几十年来的优先问题，但直到现在，利益上的差异阻止了欧洲作战部队的建立，这被认为是由德国的“Schuld kult”（负罪感）促成的。地缘政治变化有望说服政界人士加强欧洲的防御能力。

在欧洲，毫无疑问，在一个共同的、尽管动荡的历史和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社会的构成中，有着超越经济利益的强大凝聚力。然而，不幸的是，上面讨论的新浮出水面和脱节的力量分散了人们对必要改革的注意力，消耗了实施改革所需的能量。争议一直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于像欧盟这样的社会体中，其成员国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以及部分不同的历史。一个强大的欧洲需要所有成员国接受和尊重这些差异。众所周知，德国和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引擎，没有他们的紧密联盟，欧洲项目就不会取得进展。如果不承认中东欧国家的完全平等，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这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和对彼此历史和文化的相互了解之上。正如匈牙利前外交部长毛尔托尼·亚诺什（2018:109）所说：“不可否认，中欧是欧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更激烈、更密集的欧洲，一个前进速度更快的欧洲”。引用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话：“未来不是要发生什么，而是我们要做什么”。

## 参考文献

- Aghion, P. – Antonin, C. – Bunel, S. (2021): *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动荡与国富论》)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ttps://doi.org/10.4159/9780674258686>
- Blanchard, O. (2019): *Public Debt and Low Interest Rates*. (《公共债务和低利率》)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4): 1197–1229. <https://doi.org/10.1257/aer.109.4.1197>
- Chopin, T. (2018): *Europe and the identity challenge: who are “we”?* (《欧洲与身份挑战：“我们”是谁?》) Fondation Robert Schuman, European Issues No. 466, 19 March.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doc/questions-d-europe/qe-466-en.pdf>. (下载日期：2021年11月9日)
- IMF (202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 Recovery During a Pandemic. Health Concerns, Supply Disruptions, and Price Pressures*. (《世界经济展望——新冠疫情期间的复苏。健康问题、供应中断和价格压力》) October, 202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10/12/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1#:~:text=The%20global%20economy%20is%20projected,than%20in%20the%20July%20forecast>. (下载日期：2021年11月9日)
- Janik, Sz. (2021): *New Hungarian V4 Presidenc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匈牙利新任维谢格拉德集团主席国：机遇与挑战》) *Hungarian Conservative*, 1(3): 12–15. <https://www.hungari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politics/new-hungarian-v4-presidency-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 (下载日期：2021年11月9日)
- Martonyi, J. (2018): *Merre tovább Európa? Közép-Európa Újjászületése*. (《欧洲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中欧的重生》) Megjelent: Martonyi, J.: Nyitás és identitás: Geopolitika, világkereskedelem, Európa. Iurisperitus Kiadó, Szeged, pp. 108–169. [http://acta.bibl.u-szeged.hu/68973/1/polay\\_070.pdf](http://acta.bibl.u-szeged.hu/68973/1/polay_070.pdf). (下载日期：2021年11月9日)
- Patel, K.K. (2018): *Project Europe: A History*. (《欧洲计划：历史回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Kingdom.
- Szapáry, Gy. – Hardi, Zs. (2021): *Maradandó vendég a magas államadósság?* (《高额的公共债务是常客吗?》) Szakmai cikk, Magyar Nemzeti Bank. (匈牙利国家银行学术论文) <https://www.mnb.hu/letoltes/szapary-gyorgy-hardi-zsuzsanna-maradando-vendeg-a-magas-allamadossag.pdf>. (下载日期：2021年11月9日)
- Szapáry, Gy. – Plósz, D.J. (2019): *Geopolitical Shifts in the Evolving New World Order*. (《不断演变的世界新秩序中的地缘政治转变》)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18(4): 112–129. <https://doi.org/10.33893/FER.18.4.112129>

- Tekiner, U. (2020): *The 'European (Union) Identity': An overview.* (《“欧洲(联盟)身份” : 概述》)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 April. <https://www.e-ir.info/2020/04/15/the-european-union-identity-an-overview/> (下载日期: 2021年11月9日)
- Trócsányi, L. (2021): *The Future of Europe.* (《欧洲的未来》) *Hungarian Review*, 12(1): 8–18 [https://hungarianreview.com/article/20210324\\_the\\_future\\_of\\_europe/](https://hungarianreview.com/article/20210324_the_future_of_europe/)
- Wyplosz, Ch. (2019): *Olivier in Wonderland.* (《欧利维尔在奇境》) *VoxEU*, 17 June. <https://cepr.org/voxeu/blogs-and-reviews/olivier-wonderland>. (下载日期: 2021年11月9日)